

# 中共與緬甸關係的陰霾

羅石圃

在東南亞，與中國大陸山水相連，具有唇齒關係的國家，除越、寮而外，則為緬甸、北平政權，自河內永珍都與它化友為敵以來，自不能不多方對仰光加以籠絡，這從鄧小平及鄧穎超相繼訪緬，和趙紫陽上臺後對外訪問的首站，亦在仰光，便可證明。然而，雙方關係自上年以來，即出現了暗礁，而趙的仰光之行，不僅並未消除此項陰霾，且使緬北大有山雨欲來之勢。

## (一) 緬共叛軍何以能重整旗鼓

緬甸總統尼溫，於今年五月十六日對執政黨中央委員會的致詞指出：政府與緬共叛軍的秘密談判，已因無法接納對方的要求而告破裂。至於緬共的要求何以不能為政府所接納？他接著宣稱：緬共堅持繼續保留其武裝部隊，且須將其原駐地劃為特區，與政府軍互不侵犯，尼溫最後透露：談判雖已因此宣告破裂，惟政府仍然遵照諾言，對緬共和談代表給予安全通行證，讓他們安全返回基地①。

一般多不了解：緬共叛軍一向都是對北平馬首是瞻，其支援補給乃來自雲南。惟自中共與越寮共政權關係惡化，使蘇俄勢力得以楔入河內永珍而聯合封鎖中共南面的出路後，北平乃不得不爭取其在東南亞另一山水相連的鄰邦緬甸，且不惜將緬共叛軍全部撤至雲南，因而使烽煙遍地的緬甸出現了小康局面。何以時至今日，仍然又有緬共叛亂武裝，再須勞動仰光政府與它和談？且在叛軍方面如此有恃無恐地堅持立場，無視於談判後政府軍的大力進剿？

緬共陣營誠然十分複雜：有紅旗緬共、白旗緬共、白志願軍，及設在北平的緬共和平派所組成的一

註① 八合眾社V仰光電，一九八一、七、十五。

左翼團結陣線」。不過這些林林總總的緬共，僅有非武裝緬共自一九六七年開始傾向蘇俄，並受克宮影響，與軍方聯合組成「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」；其餘各派緬共則都聽命於北平。此次與仰光和談破裂的緬共叛軍，以前雖亦傾向中共，現在卻已成爲親越部隊。這在中共，則是由於一着之差，而追悔莫及。

自緬甸獨立開始，即有一股實力最強大的緬共叛軍，盤踞於緬中勃固山區，屬於緬共主席德欽丹吞親自領導的「白旗」緬共。當一九六三年尼溫政府號召叛軍和談時，中共曾將其多年哺育的緬共海外部高幹送回仰光。其後和談破裂，彼等進入了緬共基地，並以「北京派」奪得緬共領導權。惟繼後經過蘇俄的協助，緬共和平派的策反，以及政府軍的大力進剿，造成德欽丹吞被刺喪命<sup>②</sup>。加上仰光與北平外交凍結，切斷了中共對「白旗」緬共的補給，致使其殘餘部隊成了被中共遺棄的孤兒。當中共以促使緬共武裝全部撤至雲南換取緬甸友誼過程中，雙方都已忘記了這股留在緬中的緬共殘部。誰知它竟能在越共的支援下，死灰復燃，且已竄至緬北盤踞了對中共具有切膚之痛的重地。

## (二) 越共奪得緬共領導權的經緯

越戰期間，中共爲了便於夥同越共向東南亞輸入戰爭，曾在北越和平鮑亞花村，興辦了一所「反美學校」，招集東南亞各國共黨幹部前來受訓，由中越共雙方派員主持。至結業後，除成績優良者再送至北平予以深造而外，其餘都遣送回國工作<sup>③</sup>。因此，所有中共在東南亞的造反夥伴陣營，越共都可搭上關係。嗣後中越共反目，寮共又一面倒向越俄，並勒令中共停止建築「滇寮公路」，所有在寮北的中共駐軍及築路員工都已被迫撤離。從此中共既已喪失了在寮國輸出戰爭的口岸，越共便致力於爭取各國共黨向它就援。

河內在爭取馬共陣營中的馬列派歸順雖並未成功，但在緬甸，則已得到了被北平遺棄的緬共誠心投靠。而這一股一直在緬甸中部山區流竄的白旗緬共殘餘武裝，且已越過了緬軍的重重封鎖，在上年秋間，得以渡過薩爾溫江，在東岸的南撣邦建立了基地<sup>④</sup>。此一地區，爲緬、泰、寮、滇毗連地帶，以出產鴉片嗎啡聞名，一向有「金三角」之稱。由於中共所興築的「滇寮公路」，從寮國南他省會，有一條向西南延伸的支線抵達湄公河東岸的「京角」，其西岸爲南撣邦的「蠻京」，在水勢湍急的湄公河上游，以此處爲最安全的渡口，寮北的防務自中共部隊撤離後，既已由越共軍接防，所以對一衣帶水之隔的緬共叛軍，其支援補給，

註② [德欽丹吞的末口] (*The Last days of Thakin Tun*) 緬共投向仰光幹部合撰，白一鶴譯，本中心出版。

註③ 「泰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」，[美國當代歷史] (*Current History*) 月刊，一九六九、二月號，執筆人美國「亞洲協會會長」楊格(Kenneth Young)。

註④ 「趙紫陽訪緬泰的背景」，新加坡[南洋商報]，一九八一、元、廿八、二版。

自可朝發夕至。

很顯然，由緬中竄入緬北南撣邦的緬共殘部，其實力已經迅速強大，此不但是由於它已取得越共給予裝備補給及訓練，且因它以「金三角」為窠巢，其輸出毒品的財源固可滾滾而來，而依賴毒品生存的民族叛軍各派，以及武裝走私的毒梟集團，又都不能不與它直接或間接聯合。這便益加壯大了其叛亂的聲勢。仰光的尼溫政府由於種種不得已的苦衷，不敢輕言用兵進剿，以致不能不企求以談判而消弭叛亂。

據「路透社」記者於訪問緬北後所作的報導指出：緬甸南北撣邦總面積五萬六千方哩，地形複雜——一般都是山高谷深，緬甸官方將全區分劃為：(1)白區——指沒有叛軍活動區域；(2)黑區——完全由叛軍割據之地，而白黑兩區，均約各佔總面積的五分之一；(3)棕區——指政府軍僅能控制點線，而叛軍可以隨時出沒的地帶，則佔有總面積的五分之三。至於「金三角」，自從中共將其指揮的緬共武裝撤至雲南後，已由黑區變為棕區，但其他林林總總的民族叛軍，則仍然出沒無常，以致政府軍無法將緬共叛軍掃穴犁庭<sup>⑤</sup>。

其次是「金三角」與寮國一水之隔，如果仰光出動重兵進剿緬共窠巢，駐防寮北的越寮共部隊，既可隨時出兵支援，而緬共叛軍在戰局不利時，又可以寮北為庇護所，因為寮北與南撣邦居民，無論是平地的撣人與佬人，及分佈在山區的苗、傣、阿卡、裸黑各族，都是同文同種，無法以國籍劃分，在緬軍進剿過程中，便難免觸發與越寮共的戰禍。

### (三) 仰光受到蘇俄與中共的相反壓力

迫使仰光面對盤踞薩江東岸的緬共叛軍，在和戰之間不敢輕易作成決定的，尚有來自北平與莫斯科的相反壓力，蘇俄力主以談判方式，促成叛軍自動放棄武裝——依照以前緬共叛軍歸誠的模式，讓他們加入和平派緬共陣營，隸屬於一黨專政的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旗下，與軍方共同致力於「緬甸方式社會主義化」的實施。基於和平派緬共自一九六七年已顯然親俄，其加入軍方所組成的「路線黨」，正是遵照蘇俄所標榜的「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的路線，克宮之所以主張仰光須與緬共叛軍談和，便是為了增強緬共親俄派的實力<sup>⑥</sup>。

南撣邦與雲南壤地相接，盤踞於此的緬共叛軍既然已成爲越共在緬甸的代理人，此不僅威脅到了中共的臥榻之側，且使此一毒品輸出口的「金三角」財源，橫被與它敵對的越寮共所攫奪。於是中共竭力促使仰光出兵將此一股緬共武裝掃除。今年二月下

註⑤ 「緬甸的共黨叛亂」、〔南洋商報〕譯載入路透社V特稿，一九七九、三、廿、十七版、禪根譯。  
註⑥ 同註⑤。

甸，正值趙紫陽訪緬前夕，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」駐仰光記者指出：緬甸官方透露：在滇緬邊界一千三百英里地帶活動的緬共武裝，其兵力已增加一倍——達到了兩萬人，且大有向緬北捲土重來的跡象——尤其在南撣邦的緬東北部邊緣，更有蠢動之勢<sup>⑥</sup>。如果我們不否認趙紫陽訪緬，乃以促使仰光出兵清剿盤踞南撣邦的緬共叛軍為談判主題，則不能不認為退入雲南的緬共無論在兵力上的加強，及其向緬北的推進，都被中共用作談判的後盾。又在此一期間，緬外長宇萊茂亦應邀訪問河內，在表面上，雖為調解泰越在高棉的爭端，但實際上，則由於越共表明願意作為仰光與緬共談判的調人。且繼後雙方進行的談判，即由此而來，當趙紫陽抵達仰光前夕，宇萊茂始從河內經曼谷返回仰光。這對趙某向緬方所作的剿共敦促，已因此有了緩衝。

至於仰光與緬共的談判決裂後，北平是否會向緬北直接用兵？抑或指使以滇邊為基地的緬共武裝重回老巢？或不得已而暫時隱忍以等待時機？目前雖尚難確定，但中共對此事的重視，是無可否認的。因為緬甸南撣邦及瓦邦與雲南西南部，壤地犬牙交錯，各族居民都是同族而分居在兩國境內，原本兄弟甥舅之親而往來密切，我國歷代邊亂，無不有其界外的族人響應支援，所以中共如果坐視親越俄的緬共叛軍在此坐大，則滇西南的少數民族抗暴武裝，勢必從此升高。這是中共不能坐視越共在緬甸的代理人以此為窠巢的原因之一。

位於南撣邦的「金三角」，不僅是鴉片出產地，且係中共毒品輸出的口岸，據河內「人民報」宣稱：中共壟斷了全世界鴉片生產的百分之八十——在大陸西南及緬、寮、泰交界的「金三角」所產的鴉片，都由中共提煉成嗎啡、海洛英，再經「金三角」外輸，所有武裝毒梟集團，都聽命於北平的情報隊<sup>⑦</sup>。我們知道：川走原始森林逢山開路的武裝毒梟，有他們在緬寮泰馬邊緣所關的特殊路徑——亦即統稱的「黃金小徑」；而東南亞各國的共黨份子，亦經由此種路徑，跟隨毒梟來往於各國與雲南之間，因此中共輸出毒品與赤色戰爭是相輔相成<sup>⑧</sup>。假使此一口岸被親越的緬共所盤踞，則中共不僅喪失了輸出毒品的財源，而其分佈在各國的造反夥伴，也勢必倒向越俄。這又是北平無法容忍親越緬共在南撣立足的另一原因。

#### （四）北平對緬共親越派的難題

北平既然不得不剪除盤踞南撣邦的親越緬共叛軍，仰光又顧慮多端不敢斷然用兵進剿，這便造成中共大有將退入滇邊的緬共武裝放虎歸山、以毒攻毒、重新收回其「金三角」老巢的可能，然而股鑒不遠，在一九六七年仰光發生羣衆暴亂圍攻中共使館，

註⑦ 中央社記者黃濟民波士頓電、一九八一、二、廿八，引據當天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」消息。

註⑧ 法新社河內電，一九七九、九、廿二，引據越共「人民報」報導。

註⑨ 「東南亞共黨的赤化與毒化策略」，本刊，十五卷、七期、拙著。

造成雙方外交關係凍結後，由北平公然支援的緬共武裝結合民族叛軍，在緬北興起連天烽火，其結果更迫使仰光接近蘇俄，並使非武裝緬共加入軍方所組成的「路線黨」共同執政；而已被「北京派」所掌握的白旗緬共武裝，不但其基地遭到政府軍攻佔，且在流竄途中，被策反投誠的更與日俱增，連由北平派回的高幹，亦起而效尤<sup>⑩</sup>。

更重要的，為當時緬北以華人爲主的「反共保鄉自衛軍」，適時崛起，在政府軍的裝備補給下，迅速壯大，成爲共軍處處受到打擊而難以防禦的剋星。蘇俄及東歐國家援緬建設既已遍佈於緬北各地，而以援緬專家身份出現的蘇俄特工人員，且得以與緬北華人反共自衛軍秘密勾結，經由他們支援滇邊人民奮起抗暴——亦即以緬北作爲向大陸輸入叛亂戰爭的管道。這是蘇俄在緬甸給予中共的致命傷，以致周恩來不得不急謀與緬甸重拾舊歡。一九七一年八月，尼溫受邀訪平，於返緬後在軍事會議席上突然將緬北自衛軍總司令張奇夫逮捕，不惜觸發一向被政府倚爲抵禦中共進侵長城的自衛軍全面叛亂<sup>⑪</sup>。

一般多認爲此乃由於尼溫訪平，與中共訂有以解散緬北自衛軍，換取中共將它卵翼的緬共叛軍撤至雲南的秘密協定而使然，因爲仰光亦唯恐捲入中共與蘇俄鬭爭的漩渦，繼後兩名蘇俄援緬專家被叛亂的緬北自衛軍綁架，要求以釋放張奇夫換取被綁架的俄援專家，以致莫斯科得以藉此不斷向仰光使用壓力，終於使張奇夫得以釋回，可見觀察家斷定蘇俄專家的被綁架乃自投羅網，以便莫斯科要求釋放張奇夫從而振振有詞，並不能視爲臆測。

北平指使緬共叛軍在緬北點燃戰火，用以迫使仰光向它低頭，其結果不但不能如願以償，反而形成了對蘇俄爲淵驅魚，甚至可以緬北爲基地向雲南輸入叛亂戰爭，這些痛苦的往事，中共當權派都應該記憶猶新，不敢再蹈當年的覆轍。何況在越寮共都已一面倒向蘇俄的今天，與大陸山水相連的東南亞國家中，僅剩有緬甸尚未與中共形成劍拔弩張，以致它更不敢讓其庇護下的緬共叛軍大張旗鼓重回舊地，如此看來，滇邊緬共的躍躍欲試，乃以壓迫仰光向盤踞「金三角」親越的緬共叛軍用兵的表態居多，中共一時尚不致斬關突陣而大舉進入緬北。

### (五) 蘇俄在緬甸份量的評估

以雲南爲基地的緬共一時不致因爲鳩佔雀巢而重回舊地，並不表示北平甘心坐視其財源廣進的「金三角」被越共攫奪，而是謀求與仰光聯合進軍出擊。過去，在尼溫政府與中共關係惡化過程中，蘇俄得以乘機而入；而加入「路線黨」與軍方共同執政的緬共和平派，在遵從蘇俄「以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路線的鞭策下，其和平奪權的企圖已日益顯明。且因蘇俄援緬專家多爲特工

註⑩ 同註⑨。

註⑪ 「緬北事件真相」，曼谷《世界日報》，一九七三、七、十一，馬正撰，二版。

人員，到處滲透，如利用緬北華人自衛軍向大陸輸入叛亂，及繼後由俄援專家自投羅網，使它干涉內政振振有詞，這類陰謀圈套，都使緬甸軍方認為防不勝防，所以不得不急早回頭。與北平重修舊好，並與美國關係解凍，藉以平衡中共與蘇俄。

一九七五年，緬甸與美國簽訂協定，由美方供應直昇飛機十八架，專供仰光偵肅種製販運毒品的用途，緬政府除派遣駕駛員與保養技工赴美接受訓練而外；其國訪部情報局長翁哈泰上校，及司法調查局長蘇明德亦同時赴美受訓，使蘇俄駐緬大使館深感不安<sup>⑭</sup>。這說明了美緬關係的解凍，乃以聯合撲滅緬北的毒品為開端。成為毒品淵藪的「金三角」在兩年前既已由政府軍克復，且邀請仰光各國武官與記者前往參觀，這固然是出於中共為了換取仰光推遠蘇俄，不得不將其羽翼的緬共叛軍撤退，但亦與美國軍援有關。由此可見仰光對河內支援的緬共叛軍重佔此一毒品淵藪地區，亦不致再為坐視。

誠然，蘇俄是反對緬政府向盤踞南撣邦緬共叛軍用兵的，但在談判破裂後，仰光是否仍然遷就蘇俄意旨，這須視克宮對緬甸的影響力究竟如何？一般都祇知一黨專政的緬甸「路線黨」，乃由軍方與緬共和平派合組而成，而此一採取蘇俄「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路線的緬共，又曾一度公然表示親俄。殊不知此種情勢，早已時移勢轉。自北平與仰光關係解凍以來，中共經過竭力爭取，已改變了此派緬共的倒向蘇俄立場。因為他們本為中共的同路人，繼後由於受到好戰的「北京派」迫害，及北平向緬北的地下進軍，這才琵琶別抱。在中共向緬甸重彈「和平共處」老調後，這批緬共份子亦有不少人向它回歸。

據一九八〇年七月廿日「紐約時報」指稱：自一九七七年以來，緬甸對蘇俄及其盟邦的壓力深感不安，除嚴密監視其外交使節團，及減少其經技援助項目外，並在「路線黨」內作了大清洗，使所有被懷疑有親俄意圖的「政治局」委員，都被拉下馬<sup>⑮</sup>。又在這一年二月「路線黨」全代大會選舉中委時，有包括國務總理與副總理的政要十六人全部落選，接著都退出政壇。大會開幕前，鄧穎超受邀訪緬；大會閉幕後，原曾企望訪問北平而迄未得到邀請的尼溫，亦迅即受邀訪平且得到了隆重的歡迎<sup>⑯</sup>。這些都可顯示被排除的政要確實由於傾向蘇俄而倒臺；亦可反映出莫斯科當前對仰光的影響力，並不能阻止後者用兵剿共。

## （六）北平對仰光剿共並非無法協助

仰光對盤踞南撣邦的緬共叛軍進剿，在戰術上，由於此一地區到處都是原始森林的崇山峻嶺，面對共軍的「敵來我去，敵去我來，敵分我合，敵合我分」游擊戰法，難免兵力不敷，無法捕捉敵人。再加上一河之隔的寮北乃為越共軍駐紮區，支援補給既

註⑭ 「今日緬甸」，卡穆（Henry Kahn）撰，分別刊載於一九七五、七、廿五（紐約時報）及八、六、香港英文（虎報）。

註⑮ 「緬甸排斥蘇聯影響力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〇、七、廿七、八版，摘譯同月廿日（紐約時報）稿。

註⑯ 「緬甸政局與對外動向之觀測」，本刊，十六卷、九期、拙著。

可源源而來，且可作爲叛軍的庇護所，甚至將寮共部隊化裝入緬支援叛軍。緬軍在此經過數十年的長期剿共作戰，迄無法將共軍掃除，至兩年前，由於中共將緬共叛軍撤退，始一度使「金三角」成爲白區，但曾幾何時，又已變爲私梟武裝與民族叛軍出沒的棕區，這是仰光不敢輕言在此用兵的苦衷。

中共爲了顧慮迫使緬甸傾向蘇俄，既不敢讓在它庇護下的緬共軍重回南撣邦，便祇有多方促使仰光出兵進剿，以便驅除親越的緬共叛軍。對緬方在南撣邦用兵所面臨的困窘，北平當然知之最深，不過它並非愛莫能助，而是緬方能否接納其協助的問題。誠然，仰光是斷不會同意中共驅使其庇護下的緬共軍返回緬北參戰的，否則便是引虎拒狼，爲禍更甚，不過北平有兩項方式協助緬方在南撣邦用兵清剿親越的緬共叛軍，可供仰光選擇。

一九六〇年，中共與緬甸簽訂「邊界條約」、「邊境治安安全協定」、與「友好互不侵犯條約」。北平不惜割讓五萬五千方公里土地、和猛茄三角洲、爐房銀礦採礦權給予緬甸，其主要目的，便在換取仰光讓它派兵入緬，與緬軍夾擊活躍於滇緬邊區的反共義軍。在「邊境治安安全協定」中所列的雙方軍民友好往還條款，規定彼此都開放邊界八十哩（一百廿公里），作爲軍民自由往來地區。繼後雙方又以重新勘界爲名，出動重兵對中國反共軍夾攻，迫使這批義軍不得不撤來臺灣。中共即係根據此項協定派兵進入緬境<sup>⑤</sup>。

假如此次仰光派遣重兵進入南撣邦，掃除盤踞於此的緬共叛軍，仍然依憑此一協定，讓中共入緬合剿，而「金三角」與滇邊不過八十哩距離，再配合泰國的出兵堵截，則緬共叛軍在遭受三面包圍之情況下，祇有渡河向寮北逃竄的一條生路。倘若緬軍能够長期嚴密封鎖渡口，這股竄入寮北的緬共，亦很不容易捲土重來。不過讓中共派兵入緬，仰光既不能不顧慮觸發越俄的惱怒，難免引起越寮共軍入緬參戰，且對中共軍亦恐形成引狼入室，遺患無窮。

因爲一九六一年仰光讓中共派兵入緬驅除了邊境中國反共義軍以後，緬北即成爲緬共叛軍擾攘之區，中共的雲南邊防軍甚至公然掩護叛軍與緬軍對抗。所以在一九六七年雙方交惡後，仰光即無視於上述協定，嚴守邊防，禁止雙方軍民往還，等於已將此一協定片面廢止，這些痛苦的往事，緬方記憶猶新，自不敢再蹈覆轍，也因此形成了雙方關係的陰霾，北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便唯有另闢蹊徑，以便協助仰光對南撣邦緬共叛軍的用兵。

## (七) 從雲南向寮北地下進軍的意義

盤踞「金三角」地帶的緬共武裝，乃以駐防寮北的越共軍防地爲大後方，假如越軍不能在寮北立足，則可切斷緬共的外援。

註⑤ 滇緬邊區中國反共軍總部檔案。

由於此一股緬共來自緬甸中部，其組成份子都係緬甸族人，與以掸族為主體的掸邦居民格格不入，對分佈在山區的各少數民族，尤其沒有淵源，所以很難獲得廣大居民的合作。一旦失去外援，便不容易就地取得補給及掩護，現有跡象顯示，中共正在向寮北地下進軍，企圖將它為寮共親「華」派所擴編的部隊，及反永珍親越政權的非共武裝，鏗入寮北地區。

寮共陣營，一向有親「華」與親越的兩派涇渭之分。前者以豐沙里為基地，等於是中共的分支；後者以桑怒為窠巢，乃由越共卵翼而成。當北平大力建築「滇寮公路」過程中，以護路為名的中共部隊，隨著築路工程的延展而增多，由寮共親「華」派首腦波發所割據的地盤，也相隨擴展，據外電報導，豐沙里寮共所擁有的部隊千餘人，其成員乃以滇寮邊境山地土人為主體，都是由中共編練裝備而來，此一期間，永珍聯合政府對寮北視同化外，皇家部隊在此一地區不敢逾越雷池<sup>⑭</sup>。

迄至中共駐軍與築路員工被迫撤離寮北，在豐沙里的一股寮共及其部隊，也從此銷聲匿跡。波發本人及其屬下與部隊，亦都相隨撤入了滇邊。北平對它苦心經營已有十六年之久的寮北，何以甘心拱手讓予越共？甚至連它一手卵翼的寮共亦讓其連根拔除？顯然是中共另有圖謀，並已預作舊地重來的部署。

寮北的豐沙里、南他等省，及越南的萊州，原為中國車里猛烏、烏得兩土司屬地，至一八九五年（光緒廿三年），始被迫割予法人，其後雖由法越分別併入越寮版圖，但河內與永珍都以鞭長莫及，視為化外地區<sup>⑮</sup>。加以分屬兩國的居民——無論是平地的夷民或山區的苗、傜各族，都是同一族系一脈相承，並沒有因國境線的重劃而影響彼此間的親情。尤其貿易往來，仍然是以雲南的江城鎮越及麻栗坡等城市為中心。他們甚至仍以中國人自居，在雲南變色之初，他們曾視中國反共軍為王師，中共經營寮北，亦由於此項淵源，獲得了當地各族居民的合作，再加上它派遣了雲南各族的幹部，滲入其寮北的同族之中。這些幹部斷不會隨同中共駐軍與築路工人撤退寮北。

寮北山地各族，一向是反抗永珍政府的。一九六一年訪守永珍的傘兵部隊，在寮共重燃戰火之際，亦起而叛變，造成了右派皇家部隊的腹背受敵。這枝傘兵部隊從領導人到官兵都是寮北的山地人，繼後稱為中立軍司令的康列將軍，即為南他省的卡族平民。當永珍組成三派聯合政府後，這枝中立軍左右挨打，尤其為寮共所不容，使康列於被刺負傷後出國就醫又被拒絕回國，造成其部隊分崩離散，以致寮北山地人民，益加仇視永珍，兩年前，康列曾出現於北平，可見中共在寮北的潛勢力，不止於它本身在此一地區所埋伏於民間的幹部，連寮國中立部隊的殘餘勢力，也被納入了其統戰戰中。

此外，寮國的反共苗將汪寶，也從美國來往於北平，而聯合各黨各派無分立場的寮國「社會黨」，亦在雲南宣告成立，並以

註⑭ 「中共在寮國及克什米爾秘密築路」，一九六九、六、十九〔華府星報〕、六、廿七、紐約〔每日專欄報〕、六、廿〔英倫泰晤士報〕、六、卅日〔紐約時報〕分別由巴庫 (Tammy Arbuckle)、史各特 (Paul Scott)、哈士赫斯特 (Plier Hazlehurst)、高格 (Sydney H. Shanberg) 撰。

註⑮ 〔滇緬界務問題〕，劉伯奎著，正中書局出版。



共同推翻越俄在永珍的傀儡政權爲目標。以上種種跡象都顯示：中共可能從雲南進軍寮北，企圖在瓦瓶平原建立其另一傀儡政權，俾與永珍分庭抗禮，現在爲了配合仰光出兵掃除盤踞「金三角」的親越緬共叛軍，中共進軍寮北，似已迫不及待。

## (八) 結 論

自今年五月以來，北平與河內互控對方犯界挑釁，永珍亦指控中共軍侵入寮北，挖掘戰壕，並向北平提出抗議照會。中共則指責駐防寮北的越共軍，冒充寮軍侵入雲南，以致雙方在戰鬪中互有傷亡<sup>⑭</sup>，一般或認爲永珍的抗議不過是作爲河內的應聲蟲，殊不知中共升高在邊境的衝突，乃屬聲東擊西——以對越北的虛聲恫嚇，牽制河內在越北的兵力，來掩護它向寮北地下進軍。

在當前叛亂四起的寮國，永珍所擁有的兵力僅能防衛京畿，必須倚賴河內的駐軍，才能維持點線統治；而駐寮越軍的總兵力不過四個師（每師約一萬人），除分駐於寮南及川壩山區，防禦寮共民族派叛軍及反共苗軍的越軍，約爲兩師兵力外，其駐紮於寮北瓦瓶平原的兵力不過兩師人，而中共在滇寮邊境所部署的兵力共有八個步兵師，及兩個叢林游擊師，總兵力在十萬人以上，此外尚有配屬的砲兵及其他特種部隊<sup>⑮</sup>。

中共當年爲棉共所編練的游擊部隊，乃以廿四人爲一個戰鬪組，裝備輕武器，隨時可以結合爲相當於一個步兵團的兵力，另有砲兵及輜重兵相機支援，採「敵合我分，敵分我合」戰法，曾迫使越共邊防軍疲於奔命而無可奈何，目前中共在寮邊所陳列的叢林游擊師，一般認爲乃屬於它爲寮共親「華」派所特別編練的部隊，在編組上，亦與它先前爲棉共所練的游擊部隊相同，果然如此，則值此雨季期間，此等叢林游擊師正好分組潛入寮北，作爲旱季大舉進軍的先鋒，以便切斷緬共親越叛軍的外援，讓仰光部隊可以順利收復「金三角」地區。

不過緬政府是否同意北平的此項企圖？則必須從長考慮。因爲這股緬共原是中共的同路人，雖因被棄而轉投越共，但在遭到政府軍與中共軍在寮北的兩面夾擊時，未始不可以向北平回歸，這對仰光爲害尤甚。因此在俄越仍願再施壓力促成這股緬共投誠之努力，尙未完全失敗之前，仰光自不致輕言用兵。在此情況下，中共與緬甸之間的陰霾，也一時尙難撥開雲霧。

註⑭ 北平八法新社V電，一九八一、五、十七、及廿一。

註⑮ 「從馬尼拉會議到兩超強對峙」，〔中國時報〕一九八一、六、二〇、第四版「新聞透視」欄、何燕生撰。